獨異志

獨異志卷上

唐　李冗

伊尹無父生於空桑中禹妻化爲石後剖腹而生啓老君耳長七尺在母腹中八十一年剖左腋而生及生鬚髮皓白徐偃王無骨而有聖德劉邕好食人瘡痂文王四乳孔聖顱鳥喙堯眉八彩湯臂四肘禹耳三漏離婁察見秋毫於十里之外衛臣弘演開己腹納懿公之肝周穆貴爲天子車轍馬迹遍於天下凡遊行一億一萬里

海若居海島每至八月即有流槎過如是累年不失
期其人齎糧乘槎而往及至一處見有人飲牛於
河又見織女問其處飲牛之父曰可歸問蜀嚴君
平當知之其人歸詣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
星犯斗牛計時即汝也其人乃知隨流槎至天津

娥皇女英從舜巡狩行及湘川聞舜崩於蒼梧泣下
淚灑湘川之竹皆成斑文

公孫呂面長三尺濶三寸爲衛國賢臣

東漢趙伯翁嘗晝寢羣孫戲其腹上内七李於臍中

李至爛流汁出其家謂其將死後李椟出而無恙

劉曜字永明鬚白莖皆長五尺

漢中山靖王勝有男女一百人其後子孫流衍於今問之皆劉裔

後周獨孤信三女爲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生周武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

漢昌邑王賀即位二十七日積惡凡一千四百二十七條爲霍光所廢

項羽每叱咤萬人手足皆廢

晉宣王司馬懿自顧見背

隋有麥鐵杖一夕行一千百里夕發洛陽徃宋州爲

盜及明却返宋人因見其所盜之物者執麥告之

爲吏所刼乃承認

淮南程幹本富人三年間爲水火焚蕩倶盡妻茅氏

連八年孿生十六子相持行乞於市

梁武帝貴爲天子三捨身爲同泰寺奴

唐郭子儀授中書令考二十四考月入俸錢二萬貫

官供二千人熟食馬料五百石

郭太后貴極綿聯八朝帝王代宗外孫德宗外甥順宗新婦憲宗皇后穆宗之母敬宗文宗武宗三宗祖母

李廣利拔佩刀刺山石泉湧

東漢孟業身重千觔故帝疑其自重乃以大秤懸棟閣業啓曰陛下秤上秤臣請秤之雖肉重千觔而智無一兩

于寶母盧當埜父時潛推一婢於墓中十餘年後母亡與父合埜開墓婢伏於棺上久而乃生問之如

平昔之時指使無異

唐初僧玄奘至西域取經入維摩詰方丈室及歸將書年月於壁染翰欲書約行數千百步終不及墻

唐柳子昇妻鄭氏無疾而終臨卒時告子昇曰不離君之身後十八年更與君為親已而子昇年近七十再娶於崔氏或多省前生之事後産一男而卒

前梁張軏時為抱罕令嚴根妾產同夕產一女一龍一鷩

須彌之夜夢一人面貌極黯醜謂彌之曰思以易之

可乎夢中微有所諾及覺臨鏡大驚一如夢中見者左右家人見之皆奔走其所異者兩手各執一筆書之於紙俱有理例徐說之親戚然後乃信

魏建淩雲閣旣成匠人誤釘其額文帝乃令車繩引上帝誕題三字而下頃刻之間頭鬚皓白

晉趙末年八歲一夕異長身長八尺髭鬚滿頷三日而死

唐惠卿荆州庭中有橘樹其末有一實甚大獨異之由是會賓客摘而將食乃剖之有一赤蛇蟠於其

中矣

德宗朝有戴竿三原婦人王大娘首戴十八人而行

鄱陽有　人牧牛一旦牛舐其臂而色皎白此人樂之即袒其體令牛遍舐皆白其人數日閒暴卒其家恨殺此牛召村社同食之凡食者數十人一夕同卒

羿燒仙藥藥成其妻姮娥竊而食之遂奔入月中

山海經有大耳國其人寢常以一耳爲席一耳爲衾

賈耽爲滑州節度酸棗縣有俚婦事姑不敬姑年甚

老無雙目旦食婦以食裹餉犬糞授姑姑食之覺有異氣其子出遠還姑問其子此何物向者婦與吾食其子仰天大哭有頃雷電發若有人截婦首以犬續之耽令牽行於境内以告不孝者時人謂之狗頭新婦

天后朝工人安金藏保中宗不反乃自持刀開腹明之五臟墜地后遣醫工復内入腹以桑皮細針縫合經夕復生玄宗即位追封代國公

有娥簡狄氏吞鳥卵而生后稷

東漢陸續歲饑太守施貧者食旣畢問之凡賜六百人言其姓名無一參差

吳王闔閭死埋劒客三千以爲殉瘗

漢武鉤弋夫人姓趙氏手本拳帝納後以手伸之遂展

王獻之常爲寫祭晉元帝廟祝文版墨入木深八分

王戎眎日睛不眩

廉頗食盡米一斗肉一觔

陶侃有相者視其手竪文上指謂曰若公文到指上爲

三公貴不可說侃以針刺之通精因血出灑墻爲公字

唐大曆中河南尹相里造刑洛陽尉苗登有尾長二尺餘

神異經有李子昻長七寸日行千里一旦被海鵠所吞居鵠腹中三年不死

殷紂爲糟丘酒池廣可以泛册

張少平妻田氏少平卒後累年寡居忽夢一人自天而下壓其腹因而懷孕乃曰無夫而孕人聞棄我

也徙於代依東方五月朔旦生一子以其居代東方名之東方朔或言歲星精多能無不該博

蜀先主劉備自見其耳

鄒衍吹律能變寒谷生禾黍

京房吹律易姓本李氏因吹律知名乃改京耳後棄市

牛哀病三月化而爲虎遂食其虎復化爲人嘗其爲虎時不知其爲人及其爲人又不知其爲虎

申包胥哭於秦廷七日七夜不食乞兵救楚秦感之

乃假兵救之
後周有一人姓陳氏二十而娶妻妻亦齊年至四十
兒女又各生孫孫復生子子復生孫相承百年內
其子孫盈數百人老少悉爲煬帝征遼所殺
東漢靈帝時有河内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
靈帝時洛陽女子生時兩頭四臂
魏文帝嘗著典論云天下無切玉刀火浣布俄而外
國進此二物文帝遂毀典論
古有女木蘭者代其父從征身備戎裝凡十三年同

穴之卒不知其是女兒

蜀人楊行廉精巧嘗刻木爲僧於益州市引手乞錢錢滿五十於手則自傾寫下瓶口

漢有黄安不知何許人常坐一龜長日光龜每二千年一出頭安坐來見龜五出頭矣

符堅三年鳳凰集於東閣堅欲赦國中時無有知者忽有一童兒緋帕幕首走於市日官家有赦堅復驗詰言赦書日有一蒼蠅立於筆端久而飛去化爲童子以告市人也

禹治水渡游江風濤甚有二花蛇龍負舟而過左右恐懼惟禹安然無畏

王濬伐吳於蜀江造戰艦長二百四十步上起走馬樓舟船之盛自古莫比

唐貞元中有乞者解如海其手自臂而隳足自歷而脫善擊毬樗蒲戲又善劒舞數丹丸挾二𡙡生子數人至元和末猶在長安戲場中日集數千人觀之

敦煌實錄云王樊卒有盜開冢見王樊與人樗蒲以

酒賜盜惶怖飲之見有人牽銅馬出冢者夜有神至城門自言是王樊使令有人發冢以酒墨其唇但至可以驗而擒之盜既入城城門者乃縛詰之如神言

唐李祐爲淮西將元和十二年送欵歸國裴公破吳元濟入其城漢軍有剝婦人衣至裸體者祐有新婦姜氏懷姙五月矣爲亂卒所刼以刀劃其腹姜氏氣絕踣地祐歸見之腹開尺餘因脫衣襦裹之婦一夕復蘇傅以神藥而平滿十月而產一男朝

廷以祐歸國功授一子官曰行修年三十餘爲南
海節度罷歸卒於道

韓晉公滉鎮浙西威令大行時蔡少游爲淮南節度
理民有寃不得伸者往詣晉公必據而平之浙右
進錢船渡江爲驚濤所溺篙工募人漉出不得衆
以錢塡其數滉自至津部視之乃責江神因指其
錢曰此錢乾非水中得之者問吏吏具實對復投
詞垢責俄然二緡浮出波上遂以取之

玄宗打羯鼓天寶初春景甚煦而卉物未拆乃命鼓

座於殿階擊之滿樹花發帝謂左右曰一曲未終而花爛然得不以我爲聖耶

劉伶好酒常袒露不挂絲人見而責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裩袴君等無事何得入我裩袴中其人笑而退

唐開元五年春司天監奏云玄象有讁見其災甚重玄宗大驚問曰何祥對曰當有名士三十八人同日冤死今新進及第進士正應其數內一人李蒙者貴主家壻上不得已言其事密戒主曰無令蒙

遊宴汝愛壻可開留其家子居昭國里時大[illegible][illegible]

音曲遠暢曲江漲水聯舟數十艘進士畢崇[illegible][illegible]

之乃踰垣走赴羣衆愜望方登舟移就池中暴風

忽起畫舸半沈聲伎持篙檝不知紀極三十八人

無一生者

唐劉闢初登第詣卜者葫蘆生筮得一卦以定官祿

葫蘆生雙瞽卦成謂闢曰自此二十年祿在西南

不得善終闢留束素與之其後脫褐從韋令公於

西川官至御史大夫爲行軍司馬旣二十年韋病

麾使闢入奏請益東川詔未允闢乃微服單騎復詣葫蘆生筮之揲著成卦謂闢曰吾二十年前常與一人曾卜得無妄之隨今復得此卦非曩昔賢乎闢即依阿唯諾葫蘆生曰若審其人禍將至矣闢不甚信乃歸蜀果叛憲宗皇帝擒之戮於槀街

唐賀知章會稽永眞人進士擢第太常少卿秘書監爲太子諸王侍讀性落托放縱逸思過人年八十餘因醉賦詩問左右曰紙多少對曰有十幅乃書告老乞歸鄉里皇帝及皇太子諸王皆賦送行詩

賜越中㓼田以給之

孔子行過少陵原聞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焉何哭之悲也婦人曰向者刈薪而遺簪孔子復問曰刈薪遺簪乃常也而哭悲者何也荅曰非惜一簪所以悲不忘故也

唐天后朝處士孫思邈居於嵩山修道時大旱有敕選洛陽德行僧徒數千百人於天宮寺講人王經以祈雨澤有二人在衆中鬚眉皓白講僧曇林遣人謂二老人曰罷後可過一院既至問其所來二

老人曰某依洛二水龍也聞至言當得改化林曰講經祈雨二聖知之乎答曰安得不知然雨者須天符乃能致之居常何敢自施也林曰爲之奈何二老曰有修道人以章疏聞天因而滂沱某可力爲之林乃入啓則天發使嵩陽召思邈內殿飛章其夕天雨大降思邈亦不自明退詣講席語林曰吾修心五十年不爲天知何也因請問二老二老答曰非利濟生人豈得昇仙於是思邈歸蜀青城山撰千金方三十卷既成而白日冲天

晉尚書令卞壺死蘇峻之難葬在上元縣後盜發其墓見壺鬢髮蒼白面色如生兩手皆拳甲穿於手背安帝賜錢十萬令改葬焉

摯虞要注云漢武帝時有彭權為侍中帝問髦頭義權答曰秦時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惟畏髦頭帝乃令虎賁之士戴之以衛左右

河東裴章者其父胄曾鎮荊州門僧曇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時為曇照所重言其官班位望過於其父章弱冠父為娶李氏女乃三十年餘章從

職太原棄其妻於洛中過門不入別有所挈李氏自感其薄命常褐衣髽髻讀佛書蔬食又十年嚴經自荊州移鎮太原曇照隨之章因曇照敘舊照驚噫久之謂之曰貧道五十年前常謂郎君必貴今削盡何也章自以薄妻之事啓之照曰夫人生寃訴上帝以罪處君後旬日為其下以刀劃腹於浴斛五臟墮地遂死

唐貞觀中張寶藏為金吾長史嘗因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畋獵割鮮野食倚樹長嘆曰張寶藏身年

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一僧
指曰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足嘆也言訖不見寶
藏異之即時還京太宗苦病痢疾衆醫不效即下
詔問殿廷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寶藏曾
困此疾即具疏以乳煎蓽茇方進上服之立差宣
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
作問左右曰吾前服乳煎蓽茇有效復令進之一
啜又平復上問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
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

治得宰相不妨授三品我天子也豈不及汝邪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立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

陶弘景隱居茆山梁武帝每有大事飛詔與之參訣時人謂隱居爲山中宰相

梁張僧繇會畫爲吳興太守武帝每思諸王在外藩皆即令僧繇乘傳往寫其貌如對其面嘗於江陵天皇寺畫佛幷仲尼及十哲帝曰釋門之內畫此何也對曰異日賴之至後周焚滅佛教以此殿有儒聖獨不焚之又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

人問之荅曰點則飛去無人以爲虛誕固請點之須刻雷霆二龍乘雲騰上其二不點者猶在畫之通神若此

晉何曾家法修整年五十以上每見妻必正衣冠自坐向南妻坐向北上酒酬酢一歲不至再三年八十而終焉

唐貞元初河南少尹李則卒未殯有一朱衣人投刺申弔自稱蘇郎中既入哀慟尤甚俄頃亡者遂起與之相搏家人子弟驚走出堂二人閉門毆擊抵

暮方息孝子乃敢入見二屍並臥一牀長短形狀姿貌鬢髯衣服一無差異於是聚族不能定識遂同棺葬之

漢武陳皇后本其姑公主標女也色衰棄後宮乃以黃金五百觔贈司馬相如令作賦賦成帝見之再得寵幸

侯景常有一瘤如小龜每戰勝龜則起及其敗死之日瘤入一寸

東漢耿秉鎮撫西邊單于匈奴多懷其恩聞秉卒有

務而流血哀痛者舉國發喪

唐元和初有天水趙雲客遊鄜時過中部縣縣寮有讌吏擒一囚至其罪不甚重官寮顧縱之雲醉因勸加於刑責於是杖之二十累月雲出塞行及蘆子關道逢一人邀之言款日暮延雲下道過其居去路數里於是命酒偶酌既而問之曰君省相識否雲曰未嘗此行實昧平昔乃曰前月中部值君遭罹横罪與君素無讐隙爲君所勸因被重刑雲遽起謝之其人曰吾望子久矣豈虞於此獲雪小

耻乃命左右拽入一室室有大坑深三丈餘中唯貯酒糟數十斛剥去其衣推雲於中饑食其糟渴飲其汁旦夕昏昏幾一月乃傳出之使人壓額挼掠肢體手指肩髀皆改於舊提出風中倏然凝定至於聲韻亦改以爲賤隷弟爲御史出按靈州獄雲以前事密疏示之其弟告於觀察使李銛由是發卒討尋盡得姦人而覆滅其黨臨刑亦無隱匿云前後變改人者數代矣

鄭覃歷官二十任未嘗出都門便登相位以至於薨

唐蕭瑀嘗因内讌上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等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曰卿有何說瑀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朝皇后弟尚書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唐貞觀初丹陽令王瓊三年調集遭黜瓊甚憤惋乃齎百千詣茅山道士葉靈中求章奏以問吉凶靈中年九十強爲奏之其章隨香煙飛去縹緲不見食頃後墮地有朱書批其末云受金百兩折祿三年枉殺二人死後處斷一歲瓊無疾暴卒

唐初有僧玄奘往西域取經一去十七年始去之日於齊州靈巖寺院有松一本立於庭奘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歸即此枝東向使吾門人弟子知之及去年年西指約長數丈一年忽東向指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奘果還歸得佛經六百部至今衆謂之摩頂松

東晉大將軍趙固所乘馬暴卒將軍悲惋客至吏不敢通郭璞造門語曰余能活此馬將軍遽召見璞令三十人悉持長竿東行三十里遇丘陵社林即

散擊俄頃擒一獸如猿持歸至馬前獸以鼻吸之馬起躍如今以獼猴置馬廐此其義也

說苑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於是使人以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崇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既天大雨

漢霍光立宣帝帝謁太廟爲初獻帝行而光在後帝恐懼如負荊棘

後漢賈琮爲冀州刺史傳車乖赤帷裳琮升車褰幃

日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善惡何垂帷裳以自掩
塞乎百姓聞之振悚耳目
吳隱之爲廣州舊有貪泉人飲之則貪黷隱之酌而
飲之兼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
齊飲終當不易心又居母喪過禮家貧無以候宵
分常有雙鶴至夜半驚唳隱之起哭不失其時
伍員吹簫行乞食於市
庖丁善解牛投乃皆虛丁曰臣始解牛之時所見無
非全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及今十九年而

乃無肯綮若初發硎游刃必有餘地也

郢人以堊漫其鼻薄如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盡去其堊而不傷鼻

唐高宗嘗苦頭風而目閉心亂乃召醫工工曰當於眉間刺血即差天后怒曰天子頭是汝出血處命撲之帝曰若因血獲差幸也遂針之血出濺黼衣眼遂明而悉復平天后自抱繒帛以贈醫工

阮籍放曠有丘家女極有容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遂往哭之盡哀而返

唐太宗皇帝虬鬚可以挂弓

唐韓幹善畫馬閒居之際忽有一人玄冠朱衣而至幹問曰何緣及此對曰我鬼使也聞君善畫良馬願賜一匹幹立畫焚之數月因出有人揖而謝曰蒙君惠駿足免爲山水跋涉之苦亦有以酬効明日有人送素縑百疋不知其來幹收而用之

謝靈運臨刑翦其鬚施廣州佛寺鬚長三尺今存焉

博物志曰太公爲灌壇令文王夢一人哭於當道問其故乃曰吾泰山神女嫁爲西海婦吾行必以暴

風雨灌壇當吾道不敢以疾風暴雨也夢覺召太
公三日果疾風暴雨過境

晉桓豁鎮荆州有一參軍五月五日採鸜鵒剪其
舌令學人語經年遂能言後因大會豁出之令遍
學座客語有一人患鼻齆鸜鵒乃遽飛入甕中語與
患者無異舉席皆笑

玄宗朝宰相盧懷愼無疾暴終夫人崔氏止兒女不
令號哭曰公命未終我得知之語曰公清儉而廉
潔謇進而謙退四方賂遺毫髮不留與張說公同

時爲相張納貨山積其人尚在奢儉之報豈虛也哉及宵分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啓陳公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爐日夕鼓橐爲說鑄橫財我無一焉惡可匹哉言訖復絶

唐裴晉公度寢疾永樂里暮春之月忽遇遊南園令家僕僮舁至藥欄語曰我不見此花而死可悲也悵然而返明早報牡丹一叢先發公視之三日乃薨

晉孟嘉少知名庾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甚遠亮問

江州刺史曰聞有孟嘉其人何在守曰在坐君自認之俄然指曰彼君少異於衆非嘉乎曰然亮大笑喜得嘉

王敦爲駙馬如厠左右侍者甚衆敦乃脫衣裸體而登厠無羞愧色有一侍女曰此人必能作賊其後果爲亂也

宋武帝未殺殷仲文之時仲文每照鏡常不見其首後數月果爲武帝所殺

漢宣帝時有人於疏屬山石蓋下得二人俱被桎梏

將至長安乃變爲石宣帝集羣臣問之無一知者
劉向對曰此是黃帝時窫窳國貳負之臣犯罪大
逆黃帝不忍誅流之疏屬山若有明君當得出外
帝不信謂其妖言收向繫獄其子歆自出應募以
救其父曰須七歲女子以乳之即復變帝使女子
乳於是復爲人便能言語應對如劉向之言帝大
悅拜向大中大夫歆爲宗正卿詔曰何以知之歆
曰出山海經

漢東方朔歲星精也自入仕漢武帝天上歲星不見

至其死後星乃出

東漢王霸會撫士卒每有人死者脫衣殮之

劉琨字越石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登樓清嘯賊聞之凄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皆流涕懷土至曉復吹之賊捨圍而去

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子韋曰禍當君可移於相公曰相所理國家不可也可移於百姓公曰百姓國之本不可也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本不可也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賞君於是熒惑退三

舍

唐貞元中李師古瑕日常讌其從事適有日者預坐師古遣遍視幕客皇甫弼賈直言之徒凡十輩荅日十日之内俱有重禍又指一從事王生者曰此先忌馬厄時有從事姓魏者師古之黨親第鑿池積土其傍上搆高亭極爲弘敞既成郎迎入舍樂之飲酣亭忽摧榻以其下土弱不勝其任坐客皆折手足不至於死王生因爲角馬木長釘横貫其脛立死

楚昭王與吳戰敗走四十步忽遺其屨取之左右疑

楚國雖貧而無一屨哉王曰吾悲與其俱出而不得與其俱返於是國無相棄者

隋楊素家富侈之極家僮數千人後庭曳羅綺之女亦數千都會之處邸店碾磑不知紀極性貪營利心無厭足時議鄙之

李善本李元家蒼頭也建武中元家遭疾癘子孫盡死唯一子續生數旬羣奴欲殺之分其財善竊之將入瑕丘山中至七歲出理於官鍾離意為令殺

羣奴表魯之忠孝魯後拜郡守

魏太祖軍中糧乏令主倉吏用小斗後軍衆有言太祖歸罪主吏謂曰借汝死令壓衆謗詞遂息焉

秦惠王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於後曰此天牛能糞金以遺王王以爲然即發五丁力士拖成道秦使張儀隨其後開蜀

漢于公門壞大治之教曰稍高其門可容車馬我治獄多陰德後世必昌子定國果爲丞相

殷仲堪節儉爲荊州刺史每食飯落席自拾食之

伊尹耻其君不及堯舜若撻之於市

禹傷其父功不成乃南巡衡山斬馬以祭之仰天而嘯忽夢神人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書者齋焉禹遂齋三日乃降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

孫堅字文臺戰而馬墮軍吏失之所愛駿馬入營踣地悲鳴人異之逐馬往得堅於草中

王粲嘗謁蔡邕倒屣迎之滿座皆驚曰王孫久有異才吾家書籍悉以贈之

越王勾踐爲吳所敗於會稽將以勉勵於衆嘗施一器懸膽於門出入嘗之令士卒不忘其苦

隋賀若弼父敦臨死之日令弼吐其舌以錐刺之流血及地戒曰吾以舌敗汝可戒言及死弼亦以言議傷煬帝爲煬帝所殺

宋劉裕貧賤時嘗蓋布被用牛尾作蠅拂子及登極亦不棄之勑其女彭城公主謹收藏以遺子孫

梁武帝酷好佛法然性多含恕勑天下貢獻綾羅錦綺不令織鳥獸之形恐裁剪之時有傷生物之意

也

薛大鼎爲滄州刺史引海水利魚鹽人歌之時瀛州刺史賈敦頤冀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爲鐺脚刺史

楚王鑄作三劒晉鄭求之不得兵圍楚三年不解楚王登城引太阿麾之晉軍血流鄭卒奔走

晉謝玄字幼度有才業甚爲從父安所重少好佩紫羅香囊安鄙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得焚之

漢武帝自回中郡繞一山曲見一物盤地狀若牛推

之不去擊之不散問左右無能知者東方朔進曰
請以酒一斛澆之帝命酒澆之立散復問朔曰此
必秦之故獄積其怨氣所致酒能消愁耳帝撫朔
曰人之多知有如此者

宋明帝借張南苑三百年勑云期畢便申

漢光武愛惜士卒每欲發一兵頭鬚悉白

東方朔伏日對武帝拔劒割肉帝令自責曰拔劒割
肉一何勇也割之不多一何廉也歸遺細君一何
仁也帝曰令卿自責反自譽也蒙賜酒一斛肉一

百朔分遺細君

秦穆公亡善馬岐山野人共得而食之吏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吾聞食馬肉不飲酒傷人皆賜酒沃之後與晉戰而三百人爭死以報恩

衛玠爲性通恕常自戒曰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無怨怒

漢陰丈人抱甕入井負水灌園有人教其爲桔槔用力寡而利用多丈人曰吾寧自倦敗不可以機爲用有傷真性

秦始皇欲觀日乃造石橋海岓驅使鬼運始皇曰欲見君形可乎海神遂出謂始皇左右曰我形甚醜勿畫我形其下有巧者暗以脚畫地圖之神怒海岓遂崩始皇脫走僅免死左右皆陷没焉

歷陽縣有一媼常爲善忽有少年過門求食待之甚恭臨去謂媼曰時往縣見門閫有血即可登山避難自是媼日往之門吏問其狀媼荅以少年所教吏即戲以雞血塗門閫明日媼見有血乃携雞籠走山上其夕縣陷爲湖今和州歷陽湖是也

傅奕常不信佛法高祖時有西國胡僧能口吐火以威脅衆奕對高祖曰此胡法不足信若火能燒臣即爲聖者高祖試之立胡僧於殿西奕於殿東乃令胡僧作法於是跳躍禁呪火出僧口直觸奕奕端笏曰乾元亨利貞邪不干正由是火返焰燒僧立死

晉孝武欲爲晉陵公主求壻問王珣曰得及劉眞長王子敬便足珣曰謝琨不及劉眞長不減王子敬帝然之未幾帝崩後司空袁崧欲以女妻謝琨珣

曰卿勿近禁臠元帝初渡江國內常乏朝士每烹豬以項肉一臠尤脆美進充御食時人以此為禁臠

唐大曆中萬年尉侯彝者好俠尚義常匿國賊御史推鞫理窮終不言賊所往御史曰賊在汝右膝蓋下彝遂揭堦磚自擊其膝蓋翻示御史曰賊安在卽以鐵貯烈火置其腹上煙火熢勃左右皆不忍視彝叫曰何不加炭御史奇之奏聞代宗卽召對何為隱賊自貽其苦若是彝答曰賊實臣藏之已

然諾其人約死不可得遂以賊故貶爲瑞州高安尉

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爲猿鶴君子爲鶴小人爲猿

陳勝以丹書帛書陳勝王字置魚腹中令賣有市得者烹食之見而恠之遂立勝爲王

劉備嘗乘愛馬號的盧居樊城劉表欲因會殺之備走陷檀溪乃語的盧曰今日之意得不努力乎馬一躍三丈遂脫難

任公子爲釣用十五犗蹲於會稽期年無所得一旦

獲大魚自荊江東皆腥臊

隋書五行志卷上 終

獨異志卷中

唐　李冗

吳公子光饗王僚令專諸侍置劒於蒸魚腹中因進魚抽劒刺殺王僚

晉羊祜字叔子爲荊州守有恩及閭里及死闔境並不言祜字其有同音亦改諱之襄陽百姓於峴山立墮淚碑

王允欲殺蔡邕馬日磾曰邕逸才多藝詳漢傳事何可害之允曰漢武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

今豈可使佞臣執筆我輩等蒙其訕議耶遂殺之

魏陳壽撰三國志丁廙俱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與我千斛米當爲尊公立佳傳其子不與之遂不作傳

晉王濛劉恢並爲中書侍郎及宋輔政俱加侍中時人故號爲入室之賓也

漢趙堯爲周昌侍御史人謂之曰趙堯乃奇士也必代君爲大夫昌曰堯刀筆吏何至此也後昌爲趙王相高帝持大夫印視堯曰無以易堯乃授堯

晉帝問王夷甫曰壽陽以東常澇壽陽以西常旱何也夷甫曰壽陽以東吳人亡國哀音鼎足強邦一朝失職嘆憤爲陰陰積成水故常澇壽陽以西中國新平強吳美寶盡入志盈心滿常歡娛故旱

因暢爲河南尹時久旱禱祠無應乃收壑傍城客死骸骨百餘具遽降大雨年穀豐稔

後魏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余有美妾可換唯君所選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號曰白鶻後因獵獻於文帝

武陵記曰後漢馬融勤學夢見一林花如繡錦夢中摘此花食之及寤見天下文詞無所不知時人號爲繡囊

崔豹古今注齊王后怨死屍化爲蟬遂登庭樹嘒唳而鳴後王悔恨聞蟬即悲嘆

陳宣帝時揚州人嚴泰江行逢漁舟問之云有龜五十頭泰用錢五百贖放之行數十步漁舟乃覆其夕有烏衣五十人扣泰門謂其父母曰賢郎附錢五百可領之緡皆濡濕父母雖受錢不知其由泰

歸問焉乃贖龜之異因以其居為寺里人[illegible]

寺

晉王導子悅年二十有名為中書郎導嘗夢人以百萬買悅於夢中頒之導密不樂亟為祈禱未幾修墻掘得錢百萬導意惡之一皆不用及悅病篤復夢一被甲持刀自稱蔣山侯索食食畢作色謂導曰公兒已賣與他言訖覺翌日悅卒

漢景帝好遊獵有獵人見虎無便得之乃為珎饌祭所見之虎帝乃夢虎曰汝祭我我欲得我牙皮耶君

自殺從汝取之明日帝之山果見此虎死在祭所
乃命剝取皮牙餘肉悉化爲虎而去
後漢馬畧年十七閉室讀書九年不出三月一食續
命而已鄉里謂之潛龍三十謁桓帝曰我賢人也
遂拜關內侯光州刺史畧棄官入海惡蟲猛獸悉
避路
呂氏春秋曰齊有二烈士别於路相與沽酒共飲其
人欲市肉一人曰子亦肉也我亦肉也無須往市
因以刀各割身肉遞相食啖須臾酒與肉皆盡而

俱死

梁武帝大淸三年侯景攻圍臺城遠近不通簡文

太子大器爲計縛鳶飛空告急於外侯景謀臣謂

景曰此必厭勝術不然卽事達人令左右射之及

墮皆化爲禽鳥飛去不知所在

京房列傳曰房臨刑之時謂人曰吾死之後客星入

天井舉朝皆哀之

王克論衡云漢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桐木刻爲

囚象鑿地爲坎致木人拷訊之若正罪則木人不

動如窕枉則木人搖其頭精感立政動神如此

王子年拾遺記曰燕昭王時波弋國人貢荼蕪之香若焚著衣而彌月不絕過地則土石皆香經朽木與腐草則皆榮秀用薰枯骨則肌肉再生

後漢明帝楊后花面美色有顛狂病發則殺人唯內傳孟召爲文后每讀之顛狂輒醒時人語曰孟召文差顛狂

玉箱記曰前漢劉子光西征過山而渴無水子光在山間見一石人問之曰何處有水石人不答乃拔

斲石人須臾窮山水出

齊王奐二子融琛同是殷夫人四月二日孿生又以四月二日同刑於都市

梁武太清元年岳陽郡民王保幸種田六頃悉生嘉禾

周厲王時北斗與三台並流不知其所厲王沒後兩主星復見

搜神記吳時葛祚為衡陽太守先有大査當江損行舟若祠祭者査浮可見不祭者輙沈𦙶覆行舟祚

造大斧數十明旦往伐之其夕洶洶然波浪振驚
査浮遂移去不爲江中之患郡人立碑以誦祚之
德也

干寶搜神記曰零陵太守史滿有女悅書吏乃密使
侍婢取吏食餘殘水飲之遂有孕十月而生一子
及歲太守使抱出門兒匍匐入吏懷吏推之仆地
化爲水具省前事太守以女妻吏

司馬懿拜司空日夜有人扣門請見自稱白虎使者
皆衣白衣懷中探一物內懿手中戒曰兩世慎勿

開墓中絕言訖不見歎曰此或數也遂開視之乃

一金龍子長三四寸背上有銘云父子從我受重

火至武帝受禪世墓中絕元帝渡江都建鄴

三峽錄云宋順帝昇明二年峽人微生亮於溪中釣

得一白魚長三尺投置船中以草覆之及歸取烹

之見一美女苒下潔白端麗年可十六七自稱唐

高之女偶化魚遊爲君所得亮曰既爲人能爲妻

否女曰冥契使然何爲不得其後三年爲亮妻女

曰數以足矣請歸高唐亮曰何時復來答曰情不

可忘有思卽復至其後一歲三四往不知所終

成應元事統云車胤好學常聚螢光讀書時値風雨胤嘆曰天不遣我成其志業耶言訖有大螢傍書窻比常螢數倍讀書訖卽去如風雨卽至

漢黃覇爲封溪令部人陳康携酒并猩猩以獻覇問是何物人未及應囊中語曰手酒并僕耳覇以其物有靈開囊放之猩猩悲啼而去

梁徐勉爲三公武帝委以國事每月三兩歸其家家畜犬見吠之勉嘆曰吾憂國志家以致如是

越絕書曰越王句踐既爲吳辱嘗盡禮接士思以平吳一日出遊蛙怒句踐揖之左右曰王揖怒蛙何也答曰蛙如是怒可不揖於是勇士聞之皆歸越而劲平吳

搜神記曰馮稜妻死稜哭之慟乃嘆曰奈何不生一子而死俄而妻復蘇後孕十月產訖而死

始皇二十八年登封泰山至半忽大風雨雷電路傍有五松樹蔭翳數畝乃封爲五大夫忽聞松上有人言曰無道德無仁禮而天下妄命帝何以封左

右咸聞始皇不樂乃歸崩於沙丘

漢高祖每戰親當矢石前後被七十二箭或言滅七十二黑子

梛積字德封勤苦爲學夜燃木葉以代燈火中夕聞窻外有呼者積出見之有五六丈夫各負一囊傾於屋下如榆莢語曰與君爲書糧勿憂業不成明旦起視皆漢古錢計得一百七十千乃終其業宋明帝時官至東宮舍人

後漢劉聖公始得璽綬之夕有流星下降如繩繞聖

公明曰爲劉盆子將謝祿縊殺之亦繞星之象

曹操無道置發丘中郎諆金校尉數十員天下人冢墓無問新舊發掘時骸骨横暴草野人皆悲傷其兇酷殘忍如此

成應元事統云劉牧字子仁嘗居南山野中喜山鳥之啼愛風松之韻植果種蔬野人僯之多伐樹踐圃牧曰我不負人人何負我俄有二虎近其居爲見牧則搖尾牧曰汝來護我也虎輒俛首歷數年牧卒虎乃去

蚩尤是古之帝者兄弟八十一人皆銅頭鐵額食沙啖石然卒爲黃帝所滅也

搜神記曰宋康王以韓朋妻美而奪之使朋築青凌臺然後殺之其妻請臨喪遂投身而死王令分埋臺左右期年各生一梓樹及大樹枝條相交有二鳥哀鳴其上因號之曰相思樹

黃帝斬蚩尤冢在高平壽長縣高七丈時人常十月祠之有赤氣如疋絳時人謂之蚩尤旗

西京雜記弘成子少時好學嘗有人過門受一文石

大如燕卵吞之遂明悟而更聰敏爲天下通儒又五鹿充宗受學成子成子一日病乃吐此石充宗受而吞之又爲名儒

晉陶侃微時丁父艱將葬忽失牛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有一牛眠汚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又指一山云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改葬地

漢太尉楊震以忠貞見黜及還洛歎曰吾居上司疾姦臣樊豐之狡不能誅知帑藏空虛而不能富因

飲鴆而卒門人寃之天子嘉之改塟日有大鳥翼一丈三尺集於柩前低頭垂淚塟畢乃飛去時人以爲忠貞所感

會稽記上虞蘭室山葛玄所隱之處有隱几化爲鹿

鹿鳴即縣令有罪

司馬郊字子都隱居華山向五十年禽獸日遊目前有如家馴每灌園不食菜心以其傷生意及四時山果熟果大大鳥啣果小小鳥啣俱送郊齋中不知紀極嘆曰禽鳥送我果甚多但可日料三十顆

異日加戒比三十年及郊卒百禽聚於庭悲鳴累日而去

魏陳思王曹植與文帝不叶文帝即位嘗欲害之又以思王太后之愛不敢肆心因召植遊華林園飲酒酣醉之密遣左右縊殺使者以弓弦三縊不死而弦皆頓絶植即驚覺左右走白帝帝自是後不敢害植

華陽國志夜郎者有一女子浣服水濱忽見三節大竹筒至女前聞竹中見啼剖而視之得一男收養

及長甚有武才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

淄川有女曰顏文姜事姑孝謹樵薪之外復汲山泉以供姑飲一旦緝籠之下忽湧一泉淸冷可愛時人謂之顏娘泉至今利物

漢楊僕爲樓船將軍自以功高耻爲關外人請以家財移關於新安有詔從之

列子曰韓娥過齊雍門鬻歌假食既畢而餘響繞梁三日不絕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復作長歌於是雍門之人欣躍抃舞

不止乃厚賂遺之

項籍開始皇墓掘取珠寶其餘不盡取者有金鴈飛

出墓外爲羅者所獲

漢武帝元封中浮折國貢蘭金之泥其金生於湯泉

盛夏之日波浪常沸飛鳥不敢過居人不敢渡國

人於水邊見有此泥取爲器物色若紫磨金其滑

者如泥貢於漢帝取之常封函匣以辟邪魅衛青

張騫皆蒙此泥封璽綬帝旣崩紫泥遂絶

石虎於太武殿前造樓高四十丈以珠爲簾五色玉

爲珮舞鳳至即驚觸似音樂在空過者皆仰視愛之又屑諸異香如粉撒樓上風吹四散謂之芳塵

呂氏春秋曰有人臭者父毋兄弟妻子道路皆惡之此人無所容足乃之海上海上有人悅其臭晝夜隨之不能捨

晉文公時有蛇當道而横文公以爲不祥反政修德令吏守蛇守吏夜夢有人殺蛇曰何以當聖人道覺而見蛇已壞矣

莊子云齊桓公出游於澤皐畔見一物其大如轂其

長如猿紫衣而朱冠見人則捧其首公謂管仲曰此其惟乎仲曰此委蛇也見者必霸公後果霸其國為五霸之首

魏公子無忌賑事忽有一鸇逐鳩鳩入公子案下鸇遂去令捕鸇取數百列於庭下問之逐鳩者當伏翅有鸇伏罪於地乃殺之而放其羣鸇

後漢盧景𥘿生項有一叢白毛數之得四十九莖後四十九年卒

後漢裴安祖常息大樹下有鷙鳥逐一雄雉雉急投

安祖忽觸樹而死安祖哀之置於蔭地俄頃復生乃飛去因寢見一人衣冠甚偉拜謝安祖曰荷君保全故此伸謝安祖年八十而卒

後漢鄭宏爲臨淮太守行春有二白鹿夾車而行宏異之主簿黄國曰三公車旁畫鹿君必爲相後位至太尉

宋長沙王道憐字義慶在廣陵臥病食粥之次忽有白虹入室就食其粥義慶擲器於階虹遂作風雨聲響撼庭户良久不見

列女傳陶答子相陶其政不修而家益富其妻抱子

而泣姑問泣何也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十日

不下食欲以澤其身而有文章也故有威而遠害

今夫子不修德而家益厚禍將至矣期年而答子

見誅

僞蜀李勢宫人張氏有妖容勢寵之一旦化爲大斑

蛇長丈餘送於苑中夜復來寢牀下勢懼遂殺之

後有鄭美人勢亦寵愛化爲雌虎一夕食勢姬三

人未幾勢爲桓溫所殺

吳道子善畫神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請道子於東都天宮寺圖神鬼數壁以資冥助答曰廢畫已久若將軍有意為吾纏結舞劒一曲庶因猛厲獲通幽冥旻於是脫去衰服若常時粧飾走馬如飛左旋右抽擲劒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劒透空而下觀者數千人無不悚慄道子於是援毫圖壁俄頃之際魔魅化出颯然風起為天下之壯觀道子平生所畫得意無出於是

晉王愷有牛號八百里常瑩其蹄角王武子戲與射

賭以金敵之偶中的謂左右曰可生採其心作炙至食一臠而止

蜀將姜維既死剖其腹視其膽如斗大

左思搆三都賦門庭墻溷皆置紙筆十年乃就

漢張蒼年老而無齒飲人乳過百餘歲終常感王陵母卒後奉陵妻朝夕侍諾如事其母

唐德宗朝有陽城者華陰人也其弟域兄弟雍睦坐卧相隨皆不娶妻朝廷以諫議大夫徵起性嗜酒常怵以江石每用質於酒家有得三數斛者料錢

入室即復贖之

唐文宗朝宰相路隨志行清儉常閉門不見賓客狀貌或似其先人以此未嘗視鏡又感其父没蕃終身不背西坐其寢西首晉桓玄貪穢金玉不離其手

吳隱之兄悔之葬母設祭每祭慟絕至第七祭嘔血而死

要離羸瘦極每出遇順風即行逆風即倒

漢成帝趙飛燕身輕能爲掌上舞

唐高開道箭在腦中使醫鑿骨取出鏃與客飲酒談笑如常

唐天后朝宰相婁師德溫恭謹慎未嘗與人有毫髮之隙弟授代州刺史臨行戒曰吾甚愛汝慎勿與人相競弟答曰人唾面亦拭之而去兄曰只此不可凡唾汝面者其人怒也拭之是逆其心何不待其自乾其於保身遠害皆如此類也

蒼梧王酷暴好殺嘗自持刀槊行見人即擊刺死之若一日不殺人即慘而不樂

何宴常服婦人之衣

晉陸雲字士龍家在吳久不得家信有犬黃耳雲摩其背謂曰與吾達一書至家得否其犬即搖尾因以竹筒盛書置之犬項旬日達家得報而還

陳正爲太官進炙有髮貫炙光武令斬正正曰臣有三罪請言畢而後死曰山出炭炎焰不能焦髮臣罪一也匣出佩刀日砥礪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與庖人六目同視之曾不如黃門兩目臣罪三也光武乃罪黃門而釋正

漢武帝自耳泉至渭橋有女浴於渭水者乳長七尺上怪問之答曰後第七車當知我時侍中張寬在第七車使問之寬曰祭天星齋不嚴即此女見

梁沈約家書藏十二萬卷然心僻惡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

唐富人王元寶玄宗問其家財多少對曰臣請以一縑繫陛下南山一樹南山樹盡臣縑未窮時人謂錢爲王者以有元寶字也

玄宗御含元殿望南山見一白龍横亘山上問左右

曰不見急召元寶見二白物積在山頂不辨於狀左右貴人咨曰何臣等不見元寶獨見之也帝曰我聞至富敵至貴朕天下之主而元寶天下之富故耳

玄宗幸蜀之時至東泰山內臣高力士攏馬請下東北陳四拜奏曰陛下出幸忽遽不得親辭九廟此山最高可望秦中玄宗悲感慟極左右不勝哀咽

陸賈得南越王趙佗所贈槖中裝萬金歸分五男各令散居而賈攜侍兒竟樂遊於五子之家每止十

日極其滋味承奉其賞勑珠玉隨身皆賜之雖非
訓導亦爲達見

魏鮑子都暮行於野見一書生卒然心痛下馬爲摩其
心有頃書生卒子都視其囊中有素書一帙金十
餅乃賣一餅葬書生其餘枕之項下置素書腹上
而退其後數十年子都行有一駿馬逐之既而有
認馬者謂子都爲盜因問見所在子都具言於是
相隨往開墓取其見歸葬金八餅在項下素書在
腹上舉家詣官稱子都之德由是子都聲名大振

魏毛玠字孝先爲尚書人無敢以好衣食見者武帝嘆曰吾不及毛尚書能移風俗

晉婁征七國時得賜千金置之廡下任人所取不入私室

宋昭王出亡謂其御者曰吾知所以亡者御者曰何以知之昭王曰吾被服而立左右皆曰君麗者也發言舉事左右皆曰君聖者也吾内外不見其過安得不亡乎於是改行易操後三年美行於宋宋人迎之復位謚曰昭

晉王戎字濬仲性鄙吝家有綠李子熟時恵人必鑽破其核恐他種植之

王登出爲荆州刺史送者盈路見路傍樹有一鵲巢乃自解衣上樹探弄鵲雛傍若無人

王右軍永和九年曲水會用鼠鬚筆蠶繭紙爲蘭亭記敘平生之札最爲得意其後錄書數百本無一得及者太宗令御史蕭翼密購得之爵賞之外別賚億萬太宗臨崩謂高宗曰以蘭亭殉吾孝也遂隨梓宮入昭陵

漢張騫奉使大月氏往返一億三萬里得蒲萄林安石榴植之於中國

漢和億爲織令常有一虎害人億令設檻得二虎億曰害人者低頭一虎低頭億殺之其一虎放去自是猛獸皆出境吏人以爲神君

後漢鄭玄居山東有疑莫知所問遂往入關詣馬融三年不得見一日融大會遂見之登樓問其疑數十段皆決語畢遂歸融謂門人曰玄既歸吾道東矣

宋索綝報兄之讐手殺四十人

魯公儀休爲相歸見其妻織乃焚機而出謂其妻曰吾爲相食祿今爾奪百姓之利使民安歸哉

韓康伯隱藥肆賣價無二有一女子買藥不識康伯乃酬酢之康伯不移女子曰君何若康伯無二價也康伯乃逃去不知所在

高麗國王侍婢立王左右一旦有氣自天而下大如雞子入其口十月孕一男名曰東明善射王恐爲國害欲殺之東明走彎弓射水魚鱉浮出而爲梁

以渡東明

魏武帝嘗居銅雀臺及終令妓樂登臺望西陵而歌舞

鄭子華之弟子臧好聚鷸毛為冠鄭伯聞而惡甚使盜誘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以其非法服也晉大醫司馬程據上武帝雉頭裘詔曰此裘非常服損費功用遂命火於殿前焚之

陶潜在家每酒熟即以頭上葛巾漉酒畢復裹之

晉羊琇字稚舒家富豪秋冬月造酒令人抱甕須臾

易之有頃便可熟

漢文帝愼夫人常集諫書囊而爲帳所幸姬愼夫人衣不曳地

晉庾袞字叔褒父在常戒袞以酒及父歿曰飲不止因責曰余廢先人之戒何以訓人乃携挺於墓前自杖三十

晉明帝十餘歲未爲太子元帝坐之膝上問曰日與長安孰近答曰日近復問之何言曰近答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帝異之明日對羣臣復問之答曰

日遠長安近元帝甚驚問曰何以與昨日之對有異復答曰只聞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帝愈奇之立爲太子

管輅年七八歲時與鄰里小兒戲畫地爲日月星辰之狀言不常父母禁之答曰家雞野鵠尚知天時況人乎哉

舜父瞽瞍納後妻讒言瞽瞽舜舜見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故能保身於孝道

黄覇爲潁川太守召吏方食於野亭烏攫食覇見吏

曰汝爲鳥攫食耶吏驚以爲覇盡知其行止從不敢爲非

秦敗豪傑之士爭取金玉唯任氏子獨爲倉窖貯粟後穀食萬錢於是金玉寶貨盡歸任氏

何邵字敬祖日供口食計二萬錢而兼四方珎味雖三日帝厨之膳不及之也

呂氏春秋曰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人笑其用重求所輕也

唐初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東封過其家問之何以

致然公藝執筆唯書百餘忍字餘無他言遂旌表其門

漢高祖既入關諸將刼珠玉寶貨唯蕭何獨收秦格式律令卒爲漢名相功居第一

阮脩字宣子居貧年三十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一錢不得

隋劉君良累代義居兄弟四人同氣大業末天下饑饉其妻欲勸分居乃竊取庭樹中鳥雛置諸窠中令羣鳥鬬競舉家恠之其妻曰今天下大亂戰爭

之秋禽鳥尚不相容況人乎君良知其計中夜遂攬妻髮大呼曰此乃破家賊召諸兄弟哭以告之而棄其妻居雖三院而共一廚

唐中宗爲天后廢於房陵仰天而嘆因拋一石於雲中心祝之曰我爲帝即此石不落遂爲樹枝閣之至今猶存又有人渡水拾薪得一古鏡進之中宗照而其影中有人語曰即作天子即作天子未浹旬踐居帝位

荀奉倩與妻情厚冬月婦病熱奉倩出露坐候體冷

卽入熨之甚爲世所譏

玄宗幸蜀至利州吉伯渡有一白魚來御册而過

河間王孝恭才智識畧時出於衆初受詔征蕭公祐上有一器倏然變成血滿坐驚畏左右不測孝恭自省無負神祇此變應是公祐時人服其先見

太公封於齊於逆旅主人晨起有一人謂曰客寢甚甘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蹶起卽路俄有追者至以其出關遂止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國人知之桓公謂管仲曰寡

人與仲父言國人知之何也管仲曰意者左右有聖人乎今東都牙安在桓公顧曰在此管仲曰子何以知之牙曰君子有三色是以知之仲曰何謂三色曰歡欣衆悅鐘鼓之色愁悴哀憂衰絰之色猛厲忠實兵革之色仲曰何以知其莒也曰君東而南而指之口張而不掩舌舉而不下是以知其莒也

朱敬則亳州永城人孝友忠鯁舉世莫比門表闕者六所古今無之

公儀休相魯國入園見妻蒔葵因拔去謂妻曰身爲
國相與民爭利非理也乃逐其妻

晉文公出伐衛公子仰而笑公問何笑公子曰臣笑
臣鄰人也臣之鄰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逢桑
婦而悅與之言然顧睇其妻亦有招之者矣是以
竊笑之公悟其言乃止引兵而還未到有伐其北
鄙者

昔有人海上日與鷗鳥狎引數百相從其父曰吾聞
鷗鳥從汝遊可與俱來吾玩之明日其人往舉鷗

翔而不下蓋以機萌於心而物懼也

姚泓將妻子降於劉祐祐斬之於建康市凡百里之

內草皆焦而死

符堅委政於王猛小大無疑猛卒其子皮謀反堅讓

曰丞相臨終以十具中爲由不聞與子求位知子

莫若父何斯言之驗也赦而不誅

唐甘露中中書舍人歐陽通起復判館每入朝必徒

跣至城門然後着鞋到直省所即席地籍藁非公

事不言未嘗啓齒歸經號慟無時國朝奪情惟通

得理

漢宣帝足下有毛所居常有光耀

晉顏含有孝行兄畿服藥過多死於家含遂開棺復生毋妻家人盡勤倦含棄官侍兄疾十三年曾無

勞怠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召門尉陳饒等二十三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乎饒等皆伏而不對燕曰悲乎哉士大夫易得而難用陳饒對曰非士大夫易得而難用君不能用也君不能用即有不平

心是先諸已而責諸人其云何饒曰三斗之粟不泥於士而君鴈鶩有餘食園果梨栗後宮婦女以相擿擲而士不得一嘗綾紈綺縠靡麗於常服而士大夫不得以爲緣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捐其所輕而使士致其所重譬若鉛刀蓄之于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慙而避席曰燕過矣

獨異志卷中 終

獨異志卷下

唐　李冗

趙簡子死而未葬而中牟叛五日襄子舉兵攻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令退軍吏諫曰君誅有罪而城自壞者天助也曷為退襄子曰吾聞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之危不扼人之險使其理城後攻之中牟聞之請降

太康畋於洛之表十日不返其弟五人篡其母以從終失國

漢王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呂后問計於張良曰南山有四皓隱而不仕於秦太子卑辭延之若四老人到挾太子一助也於是東園公夏黃公甪里先生綺里季皆隨太子入謁高帝曰吾得天下不到今從吾兒遊何也四老曰陛下侮慢臣等恥來今太子賢明臣故佐之於是太子乃定高祖謂戚夫人曰羽翼已成難動搖矣

宋嘉祐爲相州刺史至都詢故事皆云前後太守多不生出郡城苟不流死則貶嘉祐按其圖籍曰後

周尉遲逈死王事始也乃爲逈立廟四時享之後三年入拜大金吾到吳競加以冕服而其後皆榮遷去

漢耿壽昌置常平倉賤時糴粟貴時減價賣恤民以成爲國之體也

唐崔羣爲相清名甚重元和中自中書舍人知貢舉既罷夫人李氏因暇日常勸其樹庄田以爲子孫之計笑答曰余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天下夫人復何憂夫人曰不聞君有此業羣曰吾前歲放春

榜三十人豈非良田耶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陸相門生乎然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約其子簡禮不令就春闈之試如君以爲良田則陸氏一莊荒矣羣慙而退累日不食

唐魏元忠神氣剛直初爲洛陽令有罪戮於都市已坐訖天后以元忠有平徐敬業之功特赦免之承制者走而傳呼釋元忠傳呼先至埶捉者扶令起元忠曰敕未至豈可求生有頃方至觀者咸服其安閑神異也

隋煬帝無道杜伏威以齊州叛煬帝遣陳稜擊之稜

下偏裨射中伏威額伏威怒曰不殺射我者終不

拔此箭由是奮擊而入獲所射者乃令拔箭畢然

後斬其首携入稜軍中稜遂大敗

漢惠帝時叔孫通諷上曰古者春有獻今櫻桃熟願

陛下取之獻果皆自此始

北齊高洋兇暴貴嬪薛氏有小過遽殺支解之抱其

股爲琵琶彈之復嘆曰佳人難再得

唐滄景節度李同捷叛王智興帥徐泗兵討於棣州

時同捷遣一能言者披短褐坐於城上戰棚罵智興軍吏恥之智興蒙衣掩耳不忍聞有一卒曰此可用拋石擊去其首智興喜曰若中賞汝千萬金乃具拋發一石正中其首隨石迸落軍中歡呌城上飛動

漢　宮戚名聞於匈奴匈奴欲識使人求見宮宮啓帝曰域外重人形狀思岩臣貌醜陋不如選壞偉者示之帝以大鴻臚卿細[illegible]應代之

東漢宦者張讓趙忠持國權引用屠沽人登清貴臺

帝語左右曰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故卒以滅漢者趙張是也

張安世每舉進賢達不令其知或有詣門謝者安世亦不見終身恨曰安有拜官公庭謝恩私門乎

虞氏梁之富人也起高樓臨大道日夕歌宴擊博於上博者勝撿口而笑適有三客過樓下飛鳶啣腐鼠墮客客舉而值其笑二客相與謀曰虞氏富樂久矣我不侵犯何爲辱我乃聚衆滅其家諺曰驕奢之災禍非一致

漢邴原曼容養志樂外權勢仕至六百石即免歸畏
權而禍至也
張衡死蔡邕生時人以邕爲張衡後身
唐初有鬬稜者善用長刀刀長丈餘每下刀斃數人
莫有嗣者
薄昭漢文帝舅以其殺漢使文帝不忍行法乃令朝
臣衣喪服哭之昭遂自盡或云昭侍飲酎酒不淸
一郎糾之昭既歸使人持刀殺糾者帝聞之怒故
有此

北方有匈奴形質皆人而足如馬蹄謂之馬蹄突厥

竇滔久戍其妻蘇氏能詞織錦爲廻文詩敍離間阻
隔之意以寄之其理縱横皆旨義

賈逵年五歲姊抱聽隣家讀書及長俱能通經籍姊
問曰吾未嘗教汝何得致然答曰姊抱聽讀書皆
省之及成人更博羣書天下聞名載粟帛受業而
家大富時人以爲賈逵舌耕

鍾繇年七十而納正室

衛青本平陽公主家參乘騎馬曹壽卒勅令擇國中

貴居第一者尚之青最貴主問之曰是常爲我參乘如之何使者答曰當世無如將軍者遂尚平陽公主

漢武帝乳母侍恩家人縱横帝怒乳母流於邊入辭帝郭舍人謂曰母今出時但屢顧我當救母不行母如其言乃顧舍人舍人罵曰媼囘顧何爲帝壯矣豈假汝乳耶帝於是悅遂不流乳母

秦優旃侍始皇立殿上秦法重非有詔不得輙動時天雨甚武士被楯立於廷優旃欲救之戲曰被楯

郎汝雖長立雨中我雖短立殿上始皇聞之乃命徙立廡下

漢高祖微時常與客過其丘嫂食客益羨嫂厭叔佯爲羹盡戛其釜高祖怨其嫂及爲帝封其子爲戛羹侯或問帝帝曰其母不長者

齊景公時有一人犯罪景公怒令支解之語曰有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其頭右手靴刀仰問景公曰自古聖主明王支解人從何而始景公遽捨之曰罪在寡人

梁元帝眇一目寵徐妃妃性妬後怨帝每召至即妝半而見之意者以帝一目非爲全面也帝視殺之

尸鄉有祝雞翁善養羣雞皆有名呼之販賣雞卵獲億萬一旦逃入山不知所之

李懷光既叛於蒲朝廷以法誅之有子七人其長曰錕謂諸弟曰我兄弟不可死於兵卒之手曾不自裁於是執劒俱斬弟首堆積疊之立劒於中以心淬劒乃洞於胸聞者傷之

鄭之管城有居人鄭虔章者落寬盃酒間年五十餘

無聞焉日醉歸寢胷署中夕引手取酒器遂爲鬼拽臂入坑逡巡至腳其人荒吽親戚舉燭俱至相與牽爭而不能制漸入至胸臆頭遂入地俄然全身陷没若蹈水者乃合衆村鍬钁掘之深丈餘得一枯骨可長八九寸又復旁搜無所見因出而葬之

王鍔爲辛京杲下偏裨杲時帥長沙甚易之一旦擊毬馳逐旣酣鍔仰天呵氣高數丈若白練上衝杲謂妻曰此極貴相遂以女弟配之鍔終爲將相

西極有獻續絃膠者帝不信卽斷而接之使人挽拽及他處斷而接者如故

魏國有女子極美麗踰時不嫁以右膝上常患一瘡膿水不絶遇華佗過其父問之佗曰使人乘馬牽一栗色犬走三十里歸而截犬右足拄之俄頃一赤蛇從瘡而出入犬足中其疾遂愈

玄宗朝有張果老先生者不知歲數出於邢州帝迎於內禮敬甚問無不知者一旦有道士葉靜能亦多知解玄宗問果老何人靜能答曰臣卽知之然

臣言訖即死臣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臣即能活帝許之静能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訖七竅血流偃仆於地玄宗遽往果老徐曰此小兒多口過不謫之敗天地間事耳帝哀懇久之果老以水噀其面復生其後果老辭歸邢州所隱之處俄然不知所往

後漢劉焉字君卿靈帝時爲太常見王室多故意求之交趾欲避難侍中董扶謂焉曰常見益州有天子氣焉乃求益州遂拜之既而至蜀思扶之言咸

造乘輿旌旗一如王者之制忽一旦天火下燒所造作物蕩盡焉疽背而死

始皇時長安縣忽有大水漲而欲没縣主簿全幹入白明府謂幹曰今日卿何作魚面幹曰明府亦作魚頭言訖遂陷爲湖

唐宰相王涯奢豪貴極庭穿大井合木爲檻嚴其鎻鑰天下寶玉珎珠瓌璧投置水中汲水供涯所飲未幾犯法爲天兵梟戮而赤族其肉色並如金

神異記注曰西南大荒中有獸形如兎人面而能言

心常欺人言東即西言南即北其名曰詑

吳孫權獵於武昌有神女見曰今日當獵異獸忽然不見俄頃獵得一豹女復見曰可竪其尾於我處而立祠焉或曰豹尾之設自孫權始焉

三十國春秋僞前梁張重華在梁州欲誅西河張祚祚廐馬數十匹同時皆無尾未幾祚遇禍

唐賈直言德宗朝父溲漏禁中事帝怒賜鴆酒直言自中使請自執器以飲其父中使然之直言旣持杯而自飲之立死酒自左足間出復活具奏遂流

其父於南海遇恩歸還東平以勁直名聞拜諫議大夫直言妻董氏亦奇節直言隨父流所謂董氏曰生死莫期不復相見令其改適董入室以繩縛髮取筆令直言封之啓曰非君不解畢死不開其後二十二年再會舊題宛然以油沐之其髮俱墮

太宗朝罷歸而令怒曰終須殺此田舍奴文獻皇后問曰大家嗔怨誰也帝曰只是魏徵老兵對衆辱我后入院衣褕翟下殿拜帝驚問曰何也后曰妾聞主聖臣忠徵能直言非大家聖德不有忠臣妾

敢慶賀帝大悅益重魏徵

曹操密語左右一人曰汝明日可挾一刃入吾室中吾令人執汝汝勿言吾有重報於汝其人不悟遂纔默至於死操用此以惑衆能察人眉睫之用也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

唐張文成七登科選貟半千云張子之文如青錢萬揀萬中時人以文成爲青錢學士

唐狄仁傑爲大理寺丞申中上考考功駁下問有何勞績寺復執申曰歲凡斷獄一萬二千考功特昇

上下考

齊高洋殘酷其弟南陽王綽獻計令取羣蝎置斛中倮斷一人爲蝎所螫哀號宛轉不勝其苦洋笑飛書謂其弟曰有此樂事何不早言之

玄宗御勤政樓下設百戲坐安祿山於東閣看肅宗諫曰歷古今無臣下與君王同坐閱戲者上曰渠有異相故禳之又嘗與之夜讌祿山醉化爲豬而龍頭左右遽告帝曰渠龍首豬身無能爲也終不殺之卒亂中國

河上公嘗居河上不知姓字無營欲不履城郭文帝召之不至乃就見之自云窮老子一經甚傲侵於世與帝語之帝曰吾君也公卿也豈無敬君之禮乎公遂躍起空中曰吾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帝雖尊於我何加帝謝之乃下共論老子經之義帝不能屈

陸雲有笑癖嘗謁司空張華華多鬚以袋盛之雲見華不及拜而笑倒又嘗自服縗絰上船見水中影笑而墮水幾至於死

太宗以魏徵爲人鏡謂左右曰以古爲鏡見成敗以銅爲鏡知美醜以人爲鏡知善惡吾用此三鏡以辨興衰今魏徵死吾失一鏡

李衡江陵種橘千樹歲收其利謂其子曰吾有木奴千頭可爲汝業當終身衣食也

祭彤爲遼東太守三十年帝嘉其功賜錢百萬

周亞夫平七國歸不得任用怏怏不樂帝覺之因讌與肉大胾不設筯亞夫有愁色帝付廷尉饑食棗脯九十日至餓死先時人相其有縱理入口當餓

死果然

呂蒙隨姊夫鄧當擊賊年十六呵叱而前當不能禁止歸言於毋曰貧賤誰可居設有功富貴可致又曰不探虎穴焉得虎子遂成大名

隋文帝在位時已無道天下船長三丈謂其旣大必能藏匿奸黨並令沒入官

昔有人出行逢一兎走頭擊樹而死其人得之後日日忘家失業專坐此樹下守兎有過者見之問汝何守株也如是

後漢竇武生時其母并生一蛇乃送山中及武母死
有大蛇至母棺柩側蜿蜒磕頭血流而去
郅都爲濟南太守誅豪族三百餘家不顧妻子
後漢韋逞母宗氏博究經典置生徒一百二十人隔
紗窻授業
荀崧有女名灌崧爲襄陽太守爲杜曾所圍崧欲求
救於平南將軍石覽灌年十三率勇士千餘人踰
城突圍且戰且前詣覽乞救覽假兵救崧賊遂走
散

契苾何力西蕃酋種太守援右驍衛將軍早立功勳

太宗征遼至白崖城爲賊所圍腰中賊稍瘡極重

帝匹傳令及援賊城得行稍者高突鶉鴿太宗捉

付何力令自殺曰犬馬猶爲其主況於人乎彼爲

其主用死而刺臣者是勇也本不相識豈是冤讐

遂捨之

郄超有曠世之度每有其善後進力引援之死日爲

其作誄者四千餘人

魯肅以義氣周急爲意周瑜爲巢長居與喪過肅求

糧時肅有米兩囷各三千斛指一囷與瑜瑜奇之
遂定交卒霸吳

晉王卓妻鍾氏名琰有藻鑒生女子淑求夫有兵家
之子甚俊欲妻之令與群吏處琰自帷中竊視之
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遂止
其人數月卒

伊尹負鼎以干湯湯令調味甚美得進見湯問之答
曰使臣調國亦如是遂以爲相興成王道

玄宗幸蜀裴士淹從駕馬上以商盤時御用士淹

曰姚元之如何上曰才而健者也宋璟如何上曰賢而泥者也論及數十人皆當其目未問李林甫如何上曰妬賢嫉能古今無比士淹曰若陛下知之何委用如此之深也上俛首而無言

晉杜預拜荆州賀客皆集令琇與裴楷後至客坐連狀琇怒曰杜預以連榻待客拂衣而出

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極每食一杯羹費錢約三萬雜寶貝珠玉雄黄朱砂煎汁爲之至三煎卽棄其滓於溝中

漢昭帝納上官桀孫女其父名安策立為后方年六歲

唐蕭穎士開元中年十九歲擢進士第儒釋道三教無不該博然性褊躁忿戾無比常使一傭僕曰杜亮每一決責便至瘡痍纔平復為其指使如故人有勸亮曰子傭夫也何不適善主而自若若是答曰愚豈不知但愛其才慕其博奥以此戀戀不能而卒至於死也

吳諸葛恪妻晨起對粧臺一婢侍後忽躍身觸楨

月大呌曰室家被害有頃家人歸曰恪爲孫峻所
殺
陳仲弓異聞記曰張廣定者遭亂避地有一女子四
歲不能走又不忍棄之乃懸籠於古塚中意謂他
日得骸骨及三年歸引取之見其尚活問之女答
曰食盡則餧見其旁有物引頸呼吸則效之故能
活廣定入視之乃一龜也陳寔之言固當不妄
玄宗偶與寗王博召太真妃立觀俄而風冒妃帔覆
樂人賀懷智巾幘香氣馥郁不滅後幸蜀歸懷智

以其巾進於上上執之潸然而泣曰此吾在位時西國有獻香三丸賜太眞謂之瑞龍腦

晉荀奕女適陰瑜周歲瑜卒奕以女才高氣逸憫其少寡欲奪志再嫁郭奕遣所親人問之女私挾刄至奕奪之其後廣集親族設大宴方合令奕突出見之女令四角備燭與奕相見奕但危坐卽令備浴女遣二侍者出家以取他物乃刺臂血書扇曰以屍還陰氏自縊而死

晉者愚公居山之陰而出入有阻乃勗厲子孫移之

山神見曰山極崇高公何可移公曰吾生有子子
復有孫子子孫孫誓無移之何爲不可於是神命
夸娥氏爲之移之
秦於驪山之下坑儒士二百四十人焚詩書皆用李
斯之計欲愚黔首焉
赫連勃勃本號屈子自改其姓云赫連勃勃言輝赫
與天連殺人積其頭爲京觀謂之髑髏臺蒸土築
城錐刺入即杖築者死刺之不入即殺錐者死其
造器射入甲者殺鎧匠不入者殺弓匠莫知所措

奐周興嗣爲散騎常待聰明多才思武帝出千言無章句令嗣次之因成千字文歸而兩目俱喪及死開視之心如掬燥泥

劉幽求自朝邑尉爲中書舍人三日內拜相

太宗謂虞世南一人有五絕一曰博聞二曰德行三曰書翰四曰詞藻五曰忠直圖形凌煙壽年八十一終

公孫瓚既殺劉虞則見有勝巳者皆殺之男子年七歲者不許入城傳達皆用婦人令語音雄者宣揚

其命

紹逼急乃先縊其妻兒姊妹然後自赴火而死

魏武殘人性命重伎藝有一歌兒性甚慧而聲獨入雲操愛其聲未忍殺乃於羣妾中求得二人聲如歌者密令教授數月乃成聽之並殺其前者

晉范粲字明友時齊王芳被廢明友哭甚慟因不仕景王輔政召之不赴稱疾佯狂不言足不履地人不聞音家有婚姻諮訪之合意者顏色不變否者即臥寢不安家人以此候其旨於所寢之車

唐狄仁傑爲安撫使除去淫祠一千二百所

張巡守盜陵事急心孤每戰嘁一聲即厲聲行飛逆

阮籍居母喪有吊客至籍哭即嘔血伏雞滑澆

時苗爲壽安令謁治中蔣濟濟醉不見之歸而刻木

爲人書曰酒徒蔣濟以弓矢射之牧長聞之不能

制

季孫相魯家無衣帛之妾櫪無食粟之馬

哀牢夷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哀牢山捕魚水中觸

沈木若有感因妊孕十月而生十子今西南夷其

齋也

唐高祖起義幷州弟三女柴紹妻聚兵鄠杜間以應
高祖高祖登位後封平陽公主號娘子軍克著勳
績獲封邑不因夫子者葬用鹵簿自此始

魏文侯問孤卷子曰父子兄弟臣賢足恃乎對曰父
賢不過堯而丹朱傲子賢不過舜而瞽瞍拘兄賢
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旦而管誅臣賢不過湯
武而桀紂伐君欲理國賢可恃乎

常摐有疾老子曰先生疾甚能無教語弟子乎摐乃

大其口示老子曰舌存乎曰存豈非柔耶齒亡乎曰亡豈非剛耶摐曰天下事盡矣

子產聞婦人哭使人執而拘之果手刃其夫者御者問曰何以知之子產曰夫人所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哀今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有奸也

隋朝徐德言妻陳氏叔寶妹因懼亂不能相保德言乃破一鏡分之以爲他年不知存亡但端午日各持其半鏡於市內賣之以圖招合至期適市果有一破鏡德言乃題其背曰鏡與人俱至鏡歸人不

歸無復嫦娥影空餘半月輝時陳氏爲楊素所愛見之乃命德言對飲三人環坐令陳氏賦詩一章節還之陳氏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素感之乃還德言

昔宇宙初開之時只有女媧兄妹二人在崑崙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議以爲夫妻又自羞耻兄即與其妹上崑崙山呪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爲夫妻而煙悉合若不使煙散於煙即合其妹即來就兄乃結草爲扇以障其面今時人取婦執扇象其事也

月哀左伯陶二人爲友而賢俱詣道途其遇風雨糧盡計不俱存角哀乃併糧與伯陶得濟角哀入空樹中餓死

獨異志卷下終